

# 论日本稻魂信仰的渊源

——以“技术”和“巫术”的区别为视角

浙江工商大学 东亚研究院

李国栋

**[摘要]** 摘刀摘取的糯稻保留着稻魂,而镰刀割取的粳稻和籼稻则没有稻魂。——结合保存在贵州传统稻作村寨的这一古老习俗,可知日本的稻魂信仰始于公元前10世纪同时出土了石制摘刀和石镰的菜畑遗址。古日语称“闪电”为“INABIKARI”,汉字作“稻光”或“稻魂”,而闪电似蛇形。由是观之,日本人所理解的“稻魂”源于天上的蛇神化身为闪电与地上水稻的交合,其本体是蛇神的精液。稻魂是稻米的始源,所以人们需要通过“标绳”和“千木”来模拟蛇神交合,保证稻谷丰收。古日语中亦有“稻神”一词,称作“SA”,本义“箭矢”,而“箭矢”在日本传统文化中被视为蛇的化身。这就说明稻魂与稻神实为一体,只是强调重点不同。稻神即蛇神,而稻魂则侧重蛇神与稻的交合,专指孕育出稻米的生命之魂。

**[关键词]** 摘刀 稻魂 千木 鞭悬 稻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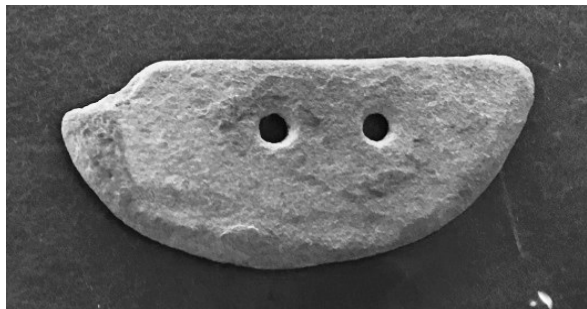
## 1 日本稻魂信仰的起始年代

传统稻作民族都有稻魂信仰,日本大和民族也不例外。

日本的稻魂信仰始于何时,没有文献记载。但根据考古成果判断,从稻作农耕传入日本列岛的时候起,日本就有稻魂信仰了。

菜畑遗址位于九州岛北部,是日本最古老的稻作遗址,年代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世纪。该遗址同时出土了石制摘刀(图1)和石镰(图2),一个遗址为什么会同时出现两种获取稻穗的农具呢?它们在功能上有什么不同吗?

稻作起源于长江中下游,江淮一带的稻作农耕非常古老,安徽蚌埠市双墩遗址就同时出土了7300年前的蚌制摘刀和蚌镰(下页图3)。从稻作史的角度思考,在12000-8600年前的野生稻采集阶段肯定已有摘刀这样的采集工具,所以在稻作



注:李国栋摄于菜畑遗址末庐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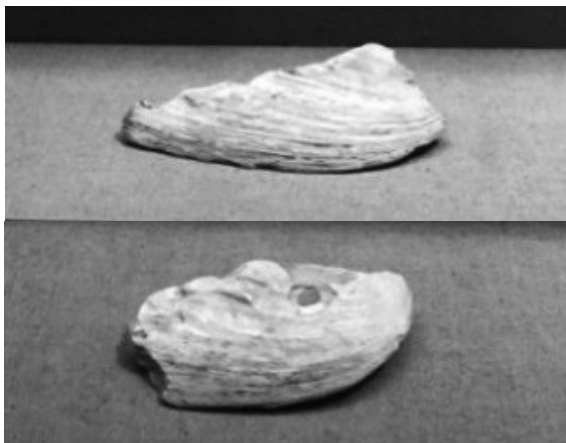
图1 石制摘刀



注:李国栋摄于菜畑遗址末庐馆。

图2 石镰

文化圈,摘刀的历史远比镰刀古老。进入栽培稻阶段后则出现了石镰,石镰的收割效率虽然远远高于石制摘刀,但并没有取代石制摘刀,而是二者并存。



注:李国栋摄于安徽博物院。

图3 蚌镰和蚌制摘刀

仅就长江下游的稻作农耕而言,石制摘刀与石镰的并存可以追溯到5300-4200年前的良渚文化时代,并一直延续到4000-3000年前的马桥文化时代,图4便是例证。马桥文化时代结束的3000年前这个时间节点非常重要,它正好与日本菜畑遗址的起始年代相接。另外,正如梶山胜在其论文《试论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的稻作和旱作(续)》中所指出的,菜畑遗址出土的石制摘刀在直背弧刃这一形制上也确实保持着长江下游石制摘刀的特色。因此,要想阐释菜畑遗址石制摘刀与石镰并存的原因,我们则需要在中国古老的稻作习俗中寻找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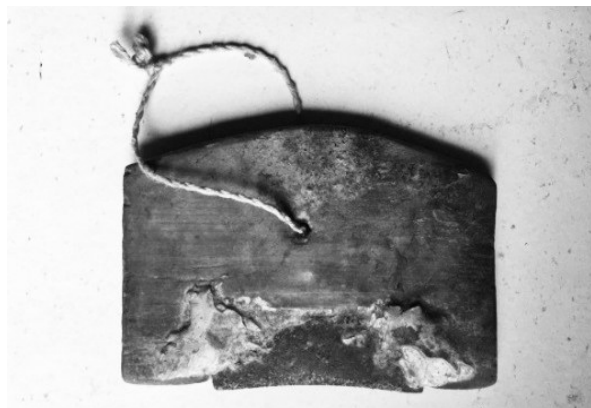


注:李国栋摄于浙江省博物馆武林馆区。

图4 马桥文化石制摘刀

远古时代的长江下游生活着古苗人和古越

人。秦汉以后,大部分被汉化,不愿汉化的则迁居云贵山地。为了探究日本稻作文化的源头,笔者曾去云贵山地做了6年田野调查,发现云贵山地的苗族、侗族、布依族、傣族等传统稻作民族至今仍然同时使用摘刀和镰刀。当然,今天使用的摘刀已经不是石制摘刀,而是木制铁刃系绳摘刀(图5),或铜制刀体、铝制刀体外加铁刃和竹柄的摘刀(图6)。



注:李国栋摄于贵州凯里市

图5 木制铁刃系绳摘刀



注:李国栋摄于贵州从江县。

图6 铜制铁刃竹柄摘刀

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当地稻作民使用摘刀或镰刀是有严格区别的。收获糯稻,特别是收获祭祖用的高秆糯稻时,必须使用摘刀。但收普通粳

稻或粳稻时,则使用镰刀。杨筑慧和王欢也在其论文《摘禾刀:一项关于西南民族糯稻收割工具的历史文化钩沉》中指出:“需要提及的是,摘禾刀所收割的糯稻主要是当地传统高杆糯稻品种,(中略)而镰刀则多用于收割粘稻(非糯性稻),或新品种糯稻,即一些少数民族所说的‘小糯’或‘打谷糯’。”<sup>[1]</sup>

至于当地稻作民为什么要严格区分摘刀和镰刀,笔者在访谈中得知一条非常重要的信息,即使用摘刀直接摘取稻穗时,稻魂感觉不到疼痛,所以稻魂会保留在稻谷中。如果使用镰刀割稻秆,稻魂就会感到疼痛,并从稻谷中跑掉。因此,传统稻作民认为,用摘刀摘取的糯稻稻穗是有稻魂的,而用镰刀割取的粳稻和籼稻则没有稻魂。

在贵州传统稻作民族的祭祖仪式中或与祖先沟通的宗教仪式中,都需要使用古老的高杆糯稻,并供奉糯米饭或糯米粑,但禁止使用粳稻和籼稻。也就是说,糯稻具有一种粳稻和籼稻所没有的神圣性。倘若我们要进一步分析糯稻神圣性的由来,就必须涉及稻魂。

使用镰刀收割粳稻或籼稻,是为了获取日常食用的粮食,不考虑稻魂的有无,所以镰刀只是技术层面的收割农具。但与此相反,用摘刀摘取糯稻稻穗则被认为可以使稻魂保留在稻谷之中,所以摘刀可以视为具有巫术功能的农具。也正因为如此,将摘刀摘取的糯稻稻穗祭献给祖灵以后,子孙们就可以通过稻谷中保留的稻魂与祖灵沟通。

日本学者欠端实曾在《圣树、稻魂和祖灵——哈尼文化与日本文化的比较》中论及稻魂与祖灵的关系,并认为稻魂即祖灵。李静也在《稻魂信仰与祖灵信仰》中再次以日本大和民族和云南佤族为例,论证了稻魂与祖灵的一体性。但是,笔者在云贵山地田野调查6年后发现,稻魂虽然与祖灵密切相关,但并不等同于祖灵。

有些苗族鬼师可以做“过阴米卜”,即通过稻魂与阴间交流。他们带上头帕,遮住双眼,然后将一小把高杆糯稻放在耳边(见右栏图7),通过稻魂来听取阴崽传递回来的信息,然后再与雇主交流。由此我们便可以知晓,稻魂并非祖灵。

云贵山地有关稻魂的信仰以及摘刀的巫术

性,可以原原本本作为日本菜畑遗址石制摘刀与石镰并存的注脚。其实,不仅仅是菜畑遗址,附近年代稍晚的板付遗址和吉野里遗址也同时出土了石制摘刀和石镰。因此我们可以断定,日本的稻魂信仰始于公元前10世纪的九州岛北部,其文化源头在长江下游。

野生稻采集阶段就有摘刀,但那时是否有稻魂信仰,我们不得而知。因为我们无法证明那时的摘刀到底是技术层面的实用性采集工具,还是同时具有巫术功能。但是,进入栽培稻阶段或者说稻作农耕时代以后,技术层面的石镰和巫术层面的石制摘刀形成鲜明对比,这样才使我们获得了实证稻魂信仰有无的客观证据。在稻作文化研究界,如何证明稻魂信仰一直是个难题,不过现在,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来自考古遗址的物证,即同时出土的石制摘刀和石镰。将石制摘刀和石镰的并存作为证明稻魂信仰的物证,迄今为止尚属首次,而这一证据的发现,完全有赖于将“技术”和“巫术”区别开来的视角。

## 2 日本稻魂的始源

日本古代稻作民不仅相信稻魂存在,而且也



注:安红摄于贵州三都县盖赖村。

图7 苗族鬼师作法

知道稻魂的始源。

古日语对“闪电”有三种称呼,第一种称“IN-ABIKARI”。日本权威辞典《新编大言海》解释道:“所谓稻光、稻魂者,据传乃因炎旱之日稻得电光雷雨而结实之故也”(笔者译)<sup>[2]</sup>。“INABIKARI”的“INA”指“稻”,“BIKARI”是“HIKARI”的浊音化,本义为“光”。因此,其汉字表述之一便是“稻光”。同时,“INABIKARI”也可以写作“稻魂”,这就证明日本人所理解的稻魂与闪电有关。实际上,闪电似蛇形,意味着稻魂与天上的蛇神有关。

“闪电”的第二种称呼是“INAZUMA”,汉字作“稻夫”,指“稻之夫君”,即蛇神。不过,“INAZUMA”也可以写成“稻妻”,但写成“稻妻”后,其意义则变为“蛇神之稻妻”。

第三种称呼是“INATSURUBI”,本义为“稻之交合”,汉字作“稻交接”或“电”。打雷必有闪电,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蛇神也是雷神。认为稻魂与雷电相关,也符合其内在逻辑。《新编大言海》指出:“所谓稻妻、稻交接者,稻孕穗之义也”(笔者译)(大概文彦,1982:200-201)。也就是说,“INATSURUBI”和“稻妻”同义,都是侧重稻谷一方的表述,而“稻夫”和“电”则是侧重蛇神一方的表述。

以上三种称呼都具有阴阳交合之义。梅雨期间,日本经常有雷雨,而这个时期也正是水稻的灌浆结实期。古代日本人认为,灌浆结实肯定是阴阳交合的结果,那在此期间水稻和谁交合呢?于是便找到了闪电,认为蛇神通过蛇形的闪电从天而降,与稻田里的稻穗交合。在日本传统文化中,蛇神为雄性,所以闪电被写作“稻夫”,而稻田里的稻穗则被视为雌性的“稻妻”。日语称“稻穗”为“INAHO”,“HO”的本义指“女阴”,可引申为“子宫”。由此可见,日本人是将稻穗理解为稻的子宫的。

蛇神通过闪电与稻穗交合,精液注入稻穗后,稻壳里便结出了浊白色的稻米。从这一逻辑推断,在最本源的意义,日本人所理解的稻魂应该是指蛇神的精液。

日本所有神社的祭拜殿前都会悬挂“标绳”(SHIMENAWA),而最大最粗的标绳则悬挂在日本出云大社的神乐殿前(图8)。标绳由两股稻草绳拧

成,而这一形象正是两蛇交合的状态。蛇的交合时间长达15小时以上,象征旺盛的生命力。由此可知,神社悬挂标绳具有祈祷稻作丰收的含义。



注:李国栋摄于出云大社。

图8 日本出云大社的标绳

当然,也许有人会问,悬挂两蛇交合状态的标绳真的能够带来稻谷丰收吗?倘若将标绳理解为一种稻作巫术,答案则是肯定的。人类学名著《金枝》<sup>[3]</sup>将巫术分为“顺势巫术”(模拟巫术)和“接触巫术”,而标绳正属于“顺势巫术”的一种。标绳通过“顺势”或者说“模拟”,便可以将蛇神旺盛的生命力转化为稻谷丰收。

总而言之,古日语“闪电”和悬挂于神社祭拜殿前的“标绳”从巫术思维和现实形象两个层面向我们证明,日本的稻魂原本是指蛇神精液,它被认为是在梅雨期或者说水稻灌浆结实期,蛇神通过闪电与稻穗交合时产生的,稻米就是稻魂的结晶。

### 3 祭祀稻魂的“千木”

稻魂产生以后,就一直停留在稻穗中。到了收获季节,便随着摘刀摘取的稻穗进入吊脚楼谷仓。然后,就一直住在谷仓里,直到翌年播种为止。

进入谷仓的稻魂,古日语称之为“仓稻魂命”(UKANOMITAMANOMIKOTO),被认为是一位女神。“仓稻”读“UKA”,一般认为“UKA”是“UKE”的音转,“大食”之意。但也有学者认为,

“UKA”源自南岛语“UGARU”，本义为“蛇神”<sup>[4]</sup>。

在中国，稻魂一般也被视为女性，管彦波曾在《谷魂信仰：稻作民最普遍的信仰形式》中，对云南少数民族的叫谷魂习俗以及稻谷进入谷仓后的谷魂祭祀作过详细介绍，并指出：

在中国古代，谷神是社稷诸神复合的一个神名，每年只是在十月十五日的收获感谢祭祀中出现，和代表土地的社神相比，代表谷物的稷神处于劣势的地位。但是在云南各民族的稻作信仰体系中，谷魂作为一种存在于人与神之间的超自然体，在人们的心目中备受尊崇，被人们视为生活中须臾不能离开的神灵。人们不仅在播种、收获等关键时刻要隆重地祭拜之，平时也要小心祀奉，加以礼待取悦慰劳。<sup>[5]</sup>

以上这段论述不仅适用于云南，也适用于日本，只不过日本祀奉取悦的方式与云南不同。在日本乡村，现在已经看不到吊脚楼谷仓了，但吊脚楼谷仓本身并没有从日本消失，只是在神道教的背景下被神圣化为神社中的神殿了。

日本最高级别的神社是供奉着天皇家祖神“天照大神”的伊势神宫，而伊势神宫外内宫的正殿及偏殿都是典型的吊脚楼谷仓。神殿屋顶两端有两根“千木”(CHIGI)叉出，而这一样式源自长江流域，在云南西南部沧源县的佤族村寨，现在还可以看到它的原型。“千木”的“千”指水神或蛇神，所以“千木”可以理解为“蛇神木”。“千木”也称“冰木”(HIGI)，而“冰木”的“冰”是反训汉字，本义为“太阳”，所以“冰木”可以理解为“太阳木”。没有太阳，水稻不能生长；没有充足的水，水稻也不能生长，而蛇神司水。因此，稻作民族必然同时崇拜太阳神和蛇神，一对在屋顶两端叉出的“千木”或者说“冰木”，正好反映出稻作民族特有的太阳信仰与蛇信仰的一体性。不过，笔者在此想特别强调的是，吊脚楼谷仓顶端之所以会出现“千木”，除了表达上述信仰之外，也与祭祀谷仓里的稻魂有关。

最原始的“千木”由两根木棍交叉压在屋顶构成，具有压住屋顶茅草的实用性。但是，随着时代的推移，“千木”逐渐演变成由屋顶两端的搏风板

延长而交叉于屋顶之上，失去了压住屋顶茅草的实用性。再往后，又出现了“置千木”，将预制好的“置千木”放在屋顶两端。当然，这样的“置千木”也不具备压住屋顶茅草的实用性。然而，就在其实用性消失的同时，其巫术功能却得到了加强。

无论“千木”的组合方式如何变化，其基本纹样都是×字纹。作为稻作民族的传统纹样，×字纹有两个基本意象：一个表示火灵；另一个表示交合。如果从与稻魂的关联性来看，其交合意象更带有巫术性。前文说过，稻魂的本体是蛇神的精液，所以祭祀稻魂，就必须以巫术的形式表现出蛇神交合之状，没有实用性的“千木”正是为此而设计的。



注：李国栋摄于芭提雅水上市场。

图9 泰国的金色“蛇形千木”

泰国人也是传统的稻作民族，其传统建筑的屋顶也有“千木”。不过，泰国的“千木”有两种形态。第一种与日本相同，呈×字形；第二种由单根金色蛇形木构成(图9)。金色的“蛇形千木”是蛇神与太阳神的合体，但这种“千木”是日本没有的。

#### 4 象征八俣大蛇的“鞭悬”

神圣化的日本吊脚楼谷仓仓顶，除了有“千木”以外，还有“鳀木”(KATSUOGI)和“鞭悬”(MUCHIKAKE)(下页图10)。参考云南沧源县翁丁瓦寨的吊脚楼茅草屋顶(下页图11)，“鳀木”原本应该是为固定屋脊茅草而横向穿插的竹签。竹签两端穿出茅草屋顶，搭在内梁上，确实可以起到固定屋脊茅草的作用。

但是，日本的“鳀木”却将这种实用性的竹签



注：李国栋摄于内宫荒祭宫。

图10 伊势神宫的“千木”“鯉木”和“鞭悬”



注：李国栋摄于云南沧源县翁丁佤寨。

图11 翁丁佤寨吊脚楼的“冰木”“鯉木”和“鞭悬”

巫术化，置于仓顶薨梁之上。从“鯉木”的鲤鱼形状来看，它应该是稻作渔猎民“饭稻羹鱼”生活中“鱼”的象征，具有祈祷渔猎丰收的巫术功能。

至于“鞭悬”，尚未有人做过深入研究。2017年，笔者曾去印度尼西亚考察稻作文化，在其首都雅加达国家博物馆里看到了几幢吊脚楼模型，其中一个模型专门解释了“鞭悬”的实际作用。印尼的传统吊脚楼屋顶搏风板上一般会叉出六根“鞭悬”，每侧三根。从内部结构看，每根“鞭悬”的下面都有一根梁，而且“鞭悬”的后部被做成勾状，可以拉一

根绳索。如果两边的“鞭悬”都带上劲，绳索一定会绷得很紧。假设是茅草顶吊脚楼的话，屋梁上会先铺上茅草，铺到10厘米左右的厚度时，就先通过“鞭悬”在茅草上绷一道绳索，压住茅草，使其不能错动。然后再继续铺茅草，当铺到20-30厘米厚的时候，再用两根木棍交叉做成“千木”，压在茅草顶上，使茅草不被风吹走。这样，厚厚的茅草顶就会被彻底固定住。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鞭悬”作为一种建筑技术是有很重要的实用功能的。

不过，“鞭悬”的功能不仅仅停留在实用层面。印尼吊脚楼“鞭悬”的叉出部分都做成了龙头形，但稻作文化圈原本没有龙，所以龙的原型应该是形态相似的蛇，而蛇的出现又与稻魂信仰相关。

在云南沧源县的翁丁瓦寨考察时，笔者见到许多茅草屋的屋顶人字坡两侧有“鞭悬”，每侧两根或三根，合计四根或六根，在根数上与印尼吊脚楼近似。但是，日本皇家神宫大社的“鞭悬”都是每侧四根，合计八根。至于为什么是八根“鞭悬”，笔者认为与日本特有的蛇神有关。

712年成书的《古事记》和720年成书的《日本书纪》中都记录了“八俣大蛇”（八岐大蛇）的传说。所谓“八俣”或“八岐”，就是指这条大蛇有八个头，分为八股。八俣大蛇不动时，像一座大山，背上长满了杉树。但一动就是地动山摇，使得“肥川”（簸川）洪水泛滥。这是一则稻作农耕神话，因为洪水泛滥必然导致大河两岸低湿地的水稻大幅减产，甚至颗粒无收，所以为了安抚八俣大蛇，肥川一带的土地神便答应每年贡献一个女儿让八俣大蛇吃。最后，在土地神将要献出第八个女儿“栲名田比卖”（奇稻田姬）时，从天而降的须佐之男命将八俣大蛇杀死，并与“栲名田比卖”结为伉俪。

八俣大蛇形体如山，凶猛无比，但只要有了女孩献祭，它不但不使洪水泛滥，反而还会保佑稻谷丰收。它有八个头，而数字“八”在日本传统文化中是神圣极数，由此我们则可以知晓，八俣大蛇是日本最高级别的蛇神。

既然是日本最高级别的蛇神，其形象出现在日本最高级别的神宫大社之上则是大概率的事情。因此，日本皇家神宫大社屋顶搏风板上叉出

的八根“鞭悬”，很可能就代表着八俣大蛇的八个头。换句话说，日本皇家神宫大社“鞭悬”的根数之所以与中国云南和印尼的不同，正是由于日本有八俣大蛇传说的缘故。

## 5 稻神与稻魂

在日本，樱花是春天的象征。但是，樱花在成为春天象征之前，曾是稻神来访的示现。日本著名语言学家金田一春彦曾在其著作《你在说真正的日语吗？》中谈及“樱花”一词的词源：

迄今为止有一种学说比较得势，即樱花之所以被称为“sakura”，是因为花开的“开”日语称“saku”。但民俗学家之间却有不同见解，他们认为“sa”指“稻神”，“kura”指居所，所以“sakura”就是指直到人们开始耕田为止稻神所居住的地方。例如，“sanae”是稻苗的意思，“samidare”是指种稻时下的雨。“saori”的含义是稻神从天而降，“sanobori”是指举行稻神归天的祭祀。

由此看来，“sakura”为稻神居所这一学说就显得比较顺畅。的确，如果是花“开”的意思的话，后面的“ra”就不太好理解了。另外，在关西地区，“sakura”、“sanobori”、“samidare”和“saori”的发音都是高平音调，从这一点判断，我觉得“sakura”为稻神居所的学说应该是正确的。<sup>[6]</sup>

(笔者自译)

综上所述，“SAKURA”的“SA”指稻神，“KURA”指谷仓，所以“SAKURA”可以理解为“稻神的谷仓”。

查看前文提到的《新编大言海》和日本著名音韵学家藤堂明保监修的《日本語词源辞典——日本語的诞生》，我们会发现“SA”作为名词，其本义为“箭矢”<sup>[7]</sup>，而“箭矢”在日本传统文化中则被理解为蛇的化身。

《古事记》记载，奈良三轮山山神为蛇神，名曰“大物主神”。大物主神化身为“丹涂矢”<sup>[8]</sup>，顺水沟而下，插入正在水沟大便的“势夜陀多良比卖”的阴门。“势夜陀多良比卖”大惊，跑回屋后将“丹涂

矢”取出，置于床边。这时，“丹涂矢”突然变成美丽“壮夫”，与“势夜陀多良比卖”结为夫妻。

《山城风土记》中也有类似的记载。“玉依比卖”将石川濑见小川上游漂来的“丹涂矢”<sup>[9]</sup>带回家，插在床边。不久后，玉依比卖便怀孕生下一个男孩。待男孩长大成人后，其外祖父“造八寻殿，竖八户扉，酿八腹酒”，召集众神游宴七天七夜，最后终于知道男孩的父亲是天上的雷神，即蛇神。

参考以上两则神话，可知稻神“SA”其实是蛇神，平时住在天上，但到了播种之前，就会降临谷仓，唤醒在谷仓里睡了一冬天的孩子——保留着稻魂的稻种，同时使樱花开放，以此示现来催促稻作民播种。

古时种水稻不插秧，直接在湿地或稻田里撒种，学术术语称为“撒播”。撒播的季节是农历二月，而樱花的开花季也正好是农历二月。因此，稻作民便会产生自然联想：樱花的开放意味着稻神的来访，而稻神来访则意味着开仓播种。笔者猜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稻神与谷仓之间产生了必然联系，所以樱花就被称作“SAKURA”了。

蛇神与谷仓有关，我们还可以举出旁证。在日本栃木县小山市间田町的八幡宫传承着一种古老的“蛇祭”<sup>[10]</sup>。过去每年农历四月初八举行，其中有一项仪式就是“绕谷仓”(KURAMAWARI)，即众人抬着稻草做成的大蛇去“名主”家，围着他家的“土藏”(KURA)绕圈。这条大蛇就是稻神。由此可知，一年之中有几个时间节点，作为稻神的蛇神是要回到谷仓的。

由于樱花的开放，或者说由于稻神的召唤，保留着稻魂的稻种又将返回稻田。此时，具有稻魂信仰的日本稻作民又要举行仪式加以祭拜。古时，伊势神宫每年农历二月都要举行神圣的播种仪式，内宫保存的《皇太神宫仪式帐》(804年)和外宫保存的《止由气宫仪式帐》(804年)对这一仪式都有记录。

以先子日、二所太神朝御饌夕御饌供奉、御田種下始行事。

禰宜内人等、率管裁物忌、湯鍬山參登。爾

時忌鍛冶内人造奉金人形、鏡、鉾、并種種物持、山口神祭、然致櫟木本祭奉。祀物如山口祭。然其木本、菅裁物忌以忌鋒切始、然即禰宜内人等戶人夫等令切、湯鍬造持、諸禰宜、内人等眞佐支護為、自山下來二所太神御饌所御田致立、先菅裁物忌、湯鍬以耕始、湯種下始。然即其御田令為耕作殖狀了。即諸内人等田儻仕奉、直會被給。然後、禰宜、内人等、各私種下始、次諸百姓等種下始。<sup>[1]</sup>

这是《止由气宫仪式帐》中的记录原文，日式汉文，中国人读来似懂非懂，其大意如下：播种仪式在初子日举行。首先，由禰宜、内人等率领菅裁物忌等上汤鍬山(YUGAHAYAMA)伐树造汤鍬(YUGAHA)。先在山口祭神，供上人偶、铜镜、铜鉾等供品。然后上山，祭祀并砍伐一棵“栎木”(ICHIINOKI)，用它制作一把“汤鍬”。“汤鍬”制作完毕后，禰宜、物忌等神职人员用扶芳藤枝条做成头蔓，戴在头上，然后把“汤鍬”请下山来。到达大神御饌所之御田后，由菅裁物忌用“汤鍬”挖下第一鍬，然后播下“汤种”(YUDANE)。与此同时，其他人跳起“田儻”。待大神御饌田播种完毕后，其他神田开始播种。神田播种完毕后，百姓诸田开始播种。

当然，从汤鍬山请下来的“汤鍬”，作为农具肯定具有技术层面的实用性，但它在播种仪式中发挥的主要是巫术功能。日本学者小岛瓔礼认为，“汤鍬”应该是“岁木”<sup>[2]</sup>，具有保佑稻作丰收的功能，笔者也有同感。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思考，“汤鍬”也可以理解为一条蛇。鍬头一般呈三角形，而蛇的最大特征就是三角形蛇头。鍬头后端插一根鍬柄，正好象征蛇的细长身体。前文提到的“箭矢”也与“汤鍬”相似，是由三角形的箭镞和细长的箭杆组成。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伊势神宫的播种仪式其实也是一种巫术性模拟交合仪式，只不过这次蛇神不是通过闪电与稻穗交合，而是化身为“汤鍬”与湿润的稻田交合，并把“汤种”播入稻田之中。

综上所述，日本的稻魂信仰从始至终都与蛇信仰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二者表里一体。当然，

这种稻魂信仰与蛇信仰的表里一体特征在贵州山地同样可以看到。贵州丹寨县一带的苗语称“稻魂”为“GHAB NENS NAX”(苗语拼音最后一个字母不发音，仅表示声调)，“GHAB”为词头，“NENS”指“魂”，“NAX”意“稻”。“NENS”特指水稻的“魂”，但同时又与“蛇”相通。丹寨县一带的苗语称“蛇”为“NENB”或“NEEB”，与稻魂“NENS”的发音完全一样或非常近似，仅在声调上有一点差异。也就是说，贵州东南部苗族的稻魂信仰也是与蛇信仰互为表里的。

远古时代，贵州山地和日本列岛没有任何往来，但两地稻魂信仰与蛇信仰的表里一体特征却完全一致，这就说明两地共有同一个稻作文化源头。根据考古学证据判断，从4200年前起，北方旱作畜牧文化不断向南扩张，长江中下游的稻作民则被迫向东、南、西南三个方向迁徙。向东迁徙就去了日本列岛，时间最早可以追溯到3000年前，本文开头所举的菜畑遗址便是证据；向西南迁徙则进入云贵山地，贵州省威宁县中水镇吴家大坪遗址和鸡公山遗址出土的3100年前的炭化稻便可视为力证。由此可见，日本列岛和贵州山地保存着长江中下游同等古老的稻作文化，所以能够作为证据相互印证。这也是本文反复将日本与贵州作比较的重要原因。

当然，日本与贵州的相互印证主要是基于跨学科和独特视角的逻辑推理，还做不到像历史文献那样每一个环节都确凿无疑。但是，在考察没有文献记载的远古习俗或信仰时，这样的逻辑推理也不失为一种可行的研究方法，它至少可以为我们提供考古学年代、考古学物证、民俗学物证、词源学佐证以及上述证据与后世文献的互证。日本社会中的稻魂信仰非常普遍，且根深蒂固，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人从正面对其进行深入探析，或许也是苦于客观证据的举证。鉴于此，本文作为一篇试论提出，希望能在方法论和内容两个方面得到日本民俗研究界的批评指正。望方家不吝赐教。

[本文为2020年度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课题“稻作文化东传日本之研究”(编号:20JDZD01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主持人:李国栋]



## 注

- [1] 杨筑慧,王欢.摘禾刀:一项关于西南民族糯稻收割工具的历史文化钩沉[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1):36.
- [2] 大槻文彦.新編大言海[Z].東京:富山房,1982:201.
- [3] J.G.弗雷泽.金枝(上册)[M].汪培基,徐育新,张泽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26.
- [4] 吉野裕子.天皇の祭り[M].東京:講談社学術文庫,2000:268.
- [5] 管彦波.谷魂信仰:稻作民最普遍的信仰形式[J].贵州民族研究,2005(3):98.
- [6] 金田一春彦.ホンモノの日本語を話していますか?[M].東京:角川書店,2001:145.
- [7] 藤堂明保,清水秀晃.日本語語源辞典—日本語の誕生[Z].東京:現代出版,1984:150.
- [8] 倉野憲司.古事記[M].東京:岩波書店,1963:248.
- [9] 秋元吉郎.風土記[M].東京:岩波書店,1958:415.
- [10] 民俗文化財研究協議会.日本の祭礼行事[M].東京:大和文庫,1983:49.
- [11] 胡麻鶴醇之,西島一郎.神道大系・神宮編一[M].東京:精興社,1979:265-266.
- [12] 小島瓊禮.太陽と稻の神殿—伊勢神宮の稻作儀禮[M].東京:白水社,1999:21.

## 参考文献

- 欠端实.圣树、稻魂和祖灵——哈尼文化与日本文化的比较[J].思想战线,1998(12).
- 李静.稻魂信仰与祖灵信仰[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4).
- 梶山胜,刘小燕译,宋小凡校.试论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的稻作和旱作(续)[J].农业考古,1992(1).

作者简介:李国栋(1958—) 男 汉族 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教授 研究方向:中日民俗文化比较研究  
联系方式:1715324254@qq.com

## An Exploration Concerning the Beginning of Rice Soul Worship in Japan: Based o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echnology" and "witchcraft"

**Abstract:** The glutinous rice harvested by knife contains the soul of the rice, however there is no rice soul in Indica and Japonica rice harvested by sickle; Combined with this ancient rice farming custom preserved in the traditional rice cultivating village of Guizhou,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worship of rice soul in Japan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Nabatake site where stone knives and sickles were unearthed at the same time in the 10th century B.C. The "lightning" is called "inabikari" in ancient Japanese, and lightning is like a snake. So we can know that the "rice soul" was explained by Japanese as the seminal fluid of the snake deity which is from the cross of the snakelike lightning with the rice. The rice soil is the beginning of the rice in the husk, so the rice growers need to simulate the mating of the snakes by the SHIMUNAWA and the CHIGI, and through it to ensure the good harvest. In addition, the rice deity is called "sa" in ancient Japanese. The "Sa" originally means "arrow", and the arrow is the embodiment of the snake in Japa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hus we can conclude that the rice soul and rice deity are the same, only the emphasized point are different. The rice deity means snake deity, while the rice soul refers in particular the offspring of snake deity and rice, especially the soul of life that breeds rice grains.

**Keywords:** The ; rice soul; Chigi; Muchikake; rice deity

### Author's Information:

Li Guodong (Male) Year of Birth: 1958  
Professor at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China  
Comparative Culture  
E-mail: 1715324254@qq.com.